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四

設四

清虛小有寒華大茅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王氏神仙傳王褒字子登鹿巾披褐編遊名山精感吳宮夜半忽聞林中人馬之聲

蕭鼓亂音須臾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雲之輦手把虎符停駕而告言曰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之任耳

茅山記孫寒華即吳帝之孫女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真

誥曰寒華乃神仙杜契之弟子行元白法而得少容今在大茅之間時或出入有見之者

王錫甘露田生神膠

總仙秘錄真人王錫嘗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無數忽遇一道士謂曰子有風骨而又積德多矣因授以飡風飲露之術一日天降甘露於所居之側竹木枝葉上真人得以飲之遂昇天

仙傳拾遺田先生隱於鄱亭作小學時饒守齊推有女嫁李生者數月而孕李生赴

舉長安其婦將產忽為鬼所害而卒李生下第歸饒於野中見其妻訴鬼所害之事曰可於鄱亭告田先生或可再生李如其

言即往村學見先生哀祈之先生曰但屋舍已壞矣先生即從舍出乃呼地界而問曰刺史女因產為鬼所殺屋舍已壞如何

一吏曰只追李妻魂魄合為一體以神膠塗之即生矣李妻乃活遂失先生所在

○ 遊周詩誠忠恕字朝

高道傳李遐周有道術開元中召入禁掖久之天寶末一旦遁去但於所居壁上題詩識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

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輪輪潼關之敗足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鬼字馬鬼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

縊之其所先見皆此類也

王壺清話郭忠恕惟縱無檢多突忤於人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翰王宙拜之郭使酒誅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為賸攀龍即是龜雖然三箇耳其奈不

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郭大慚終以此敗後坐謫時政擅貨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藿葬於官道之傍他日親友殮葬發土視之若蟬蛻殆非區中之物也

○ 脫空王老詐死馬郊

神仙有王老者莫知年歲自言姓王不知何許人或示死於此即生於彼屢於人間蟬蛻時人謂之脫空王老

江淮異人錄司馬郊一名疑躡履而行一日可千里性禽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宣城逆旅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而更繫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捨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鄉里縛其主人將送於官

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復聞店中喧  
然曰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也  
文侯布穀郭璞散豆

高道傳道士牛文侯性識穎拔學洞古今  
多誨人為善每冬凜則布穀于地使禽虫  
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  
物脩身積德久而愈篤

方術傳郭璞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將趨  
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  
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

圍其家就視則滅其惡之請璞為卦璞曰  
君家不宜存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  
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王人從之璞陰令  
人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  
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

王纂飛章張殖易奏

王氏神仙傳王纂嘗晉室擾攘之時憫斯  
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  
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吾得  
鑒聽于子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訣授於纂

日勉而行之真仙可冀

廣記張殖者彭州道江人遇道士姜真辨  
授以六丁馳役之術大層中西川節度使  
崔宓常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  
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

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  
復追憂惶不已莫知為計知殖有術召而  
語之殖曰此奏可易不足憂耳乃炷香一  
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  
得所封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知  
覺進表之時封印如舊崔公深異之

師皇龍針崔煒蛇灸

列仙傳馬師皇即黃帝馬醫也識馬生死  
之診治之無不愈者忽見一龍下向之垂  
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疾我能治遂取  
針以針其脣其龍乃去後數年數數有龍  
見負師皇去  
廣記崔煒於正元間遇一老嫗自稱鮑姑  
授艾少許云每遇痲贅不過一炷言訖不  
見煒莫之曉一夕忽墮於枯井中無計而

出旁見一白蛇蟠屈數丈煒視其脣亦有  
疣偶因野燒延火飄入井中煒取火依鮑  
姑之言以灸之其疣應手而墜煒知龍也  
遂跨其背而蛇身先燭相照昇騰行至一  
洞中見一青衣童子曰玉京子也已送崔  
君來煒至問童子鮑姑何人曰鮑觀女萬  
洪之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煒方駭之又  
問玉京子何人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  
京號玉京子也

賀乞鑑湖葛求句漏

高道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  
夷初權進士第累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  
尤誕放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  
為道士還鄉里詔許宅為千秋觀又乞官  
湖為放生池又詔賜鑑湖剡川一曲既行  
帝賜詩寵行人比之為二疎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本姓諸葛遠祖征江  
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嘆曰獨我在此  
何諸之有遂去諸字葛姓之興始於此也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親友薦洪才器宜長

國史選為散騎常侍洪固辭不受加以年老欲合丹藥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為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焉

公昉仙酒法先神燈

撫遺唐公昉興元府人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出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以名之薛蘿杉栢景象奇妙昔公昉飲李八百仙酒舉家拔宅上昇故後人題云霞盃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公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遠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栢在露華烟靄鎖驚廳今有故墓存焉丹臺新錄彭宗字法先嘗服業於杜冲真人栖真味道精貫人神一日夜間行道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凝輝流耀人皆異之

君賢易姓拱壽塗名

馬君內傳馬明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殆死忽道傍見一女人年可十六七衣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於其間明生知是神仙因叩頭乞治女

人即與藥一粒大如小豆與服之於是即愈明生乃棄職易姓名隨神女還依宗神女知其可教乃令安期生授金液丹方明生後服丹上昇

括異志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拜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跋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鬼谷犬履山陰鵝經

仙傳拾遺鬼谷晉平公時人隱居嵩陽鬼谷因以為號先生姓王名訓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術智謀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臨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秦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

所之

真誥注王逸少即王廙兄曠之子有風味善書後為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不復任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慕道又晉書羲之愛鵝時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狂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我寫黃庭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列仙傳偃佺槐山採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行走如飛年三百歲劉向為之頌曰偃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

仙傳拾遺葛永瑣常居蜀之上清山志希

度世巨松之下時有夜光因得茯苓其狀如人形鍊而食之能飛行變化丹成服之白日昇天因號上清山為葛瓊山

天師鬼降真君牛闕

高道傳天師張道陵昔成都與鬼戰奪二十四獄俱為福庭降二十八宿以通正氣時有鬼帥尚居青城山下為人鬼貿易之

5-219 v. 111

所謂之鬼市天師至則化為寶座以居之  
兵固不能刃火亦不能焚於是鬼帥降焉  
西山記許真人遜還豫章周覽城邑忽遇  
一美少年自稱姓慎來謁禮貌勤厚詞語  
辨捷欲少留之遠告去真君謂門人曰此

非人乃蜃精耳得非閻吾有除害之意來  
見試耶若不誅之終為大患遂乘高迹其  
所之乃往江游化為黃牛戲龍沙上真人  
遂剪紙化黑牛往闔之令弟子施茶持劍  
至其所且戒之曰俟牛闔酣即以劍揮其  
黃者施君如命一揮中其左股遂奔入城  
西門外橫泉井中而黑牛復化為紙矣  
王授琵琶集獻蓋蕊

秘閣閣談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  
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經及長  
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  
仙數十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  
曲自是數夜一過歲餘得百餘曲其尤妙  
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  
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奄然而

卒  
高道傳道士軒轅集居羅浮山宣宗嘗召  
入內時京師素無萱菴荔枝花上因語及  
俄頃二花皆至枝葉芳茂如裁剪者  
道源推步虛中章奏

本傳丘濬字道源能通陰陽太極數早歲  
欲遊華陽洞天求為句容令任滿以詩寄  
茅山道友云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  
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  
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漸茅許勸忘機明  
朝又引輕帆去紫水年年空自肥濬嘗語  
家人曰吾壽終九九一日朝起與沐罷索  
筆作春草詩一章詩畢端坐而逝是年八  
十一及殮空然眾謂尸解池守光祿滕公  
甫元發記其事葬於九華後數年有黃衣  
急足持簿書抵于濬陽家人啓封黃衣忽  
不知所在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  
數謫為泰山主宰

獨異志唐正元中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  
皆黜落甚惋憤乃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

奏章以問吉凶虛中為奏其章隨香烟飛  
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有朱書批其末  
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  
分後一歲瓊無疾暴終  
可交酒斟文祥栗喫

續仙傳王可交秀州華亭人以耕釣為業  
一日鼓棹江行忽見一綵畫花舫中有道  
士七人呼可交姓名可交驚異有侍從懸  
角者引交上舫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  
器果實瑩徹一人曰好骨相今生於凡賤  
間已多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鑄  
中酒再三斟不出一人曰與粟其粟青光  
如粟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命一黃衣人送  
之瞑目間忽坐於天台山瀑布寺前離家  
已半年矣

雲笈七籤殿文祥名道筌自號七七嘗預  
官僚公宴一日有酒倡優者侮之七七語  
主人曰以二粟為令可手腹皆忻然乃以  
粟巡行嗅之皆聞異香惟佐酒笑七七者  
二人嗅之化作石縹於鼻製不落但言穢

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  
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  
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  
笑皆絕倒主人祈謝之有頃石自鼻落及  
花鈿粉黛悉如舊焉

### 元女華幄太真霓裳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來獻二女一名  
旋波二名捉琰王好神仙之道故二女託  
形下降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王處以單  
綃華幄飲以瓊瑛之膏二女皆善舞其所  
至之處香風欵起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  
以纓拂之皆舞容冶妖麗綺靡鸞翔王復  
以袖麾之舞者皆止王知其神異乃處以  
崇霞之臺及設麟文之席散荼毒之香香  
出波弋國

逸史天寶初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  
臣月中遊乎取桂枝擲空為大橋色如白  
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飄然舞於  
廣庭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又天寶四  
載冊太真宮女真楊氏為貴妃后服進見

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開元天  
子萬事足惟恨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  
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  
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  
空有秋風詞

### 太子服液長胡獻霜

丹臺新錄釋道微笠法闡問葛仙翁曰道  
起無先後不可稱論不審老子太子孰  
為先後公答曰微乎子之所問乃合正真  
道素無先後無左無右存亡高下貴賤  
無形無像所以字之曰道不可稱言也太  
子生老子後前世有功德得服太上金液  
一升身若紫金光聚故號金仙氏爾  
真誥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  
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  
傾舜即服之陟方死葬蒼梧之野蓋龍奏  
靈阿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欲斷生死  
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

### 隱仙白石盧生黃糧

神仙傳白石先生不肯修昇仙之法但取

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彭祖問之答曰  
天上多至尊相奉苦於人間時呼為隱仙  
枕中記開元中道者呂公經邯鄲道上邸  
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  
黃糧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

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  
榮適如願生俯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  
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  
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  
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  
夕卒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糧尚未  
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  
敬再拜而去

### 魯公尸解顏回坐忘

紀異錄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  
親族饑於長樂坡公醉踞前楹曰吾早  
遇道士陶八八受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  
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  
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太梁希烈命縊殺  
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

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於羅浮山有二道士圍碁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

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

丹臺新錄顏回為明泉侍郎三天司直嘗謂仲尼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

何謂坐忘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之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

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請從其後也見莊子

趙高懷雀陶淡養鹿

拾遺記秦王子嬰沉趙高於井七日不死以饒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

囚時懷中有一青圓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冬卧堅冰夏卧爐上不

覺寒熱高死一青雀從屍中飛入雲中九轉之驗也

晉隱逸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淡幼

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氣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

終日端拱曾不嘗問頗好讀書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

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坪山中終身

不反莫知所終

王母瑤池老君玉局

列子周穆王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又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執白

珪玄壁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白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觴於瑤池之上西王

母為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脩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

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天師傳永壽元年老君降蜀都地神湧出

一玉局座於是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南北二斗經訣今天師普濟眾生以救下

民

梁妻更衣女改服

漢隱逸傳梁鴻同縣孟氏有女狀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鴻曰吾欲裘褐之人

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妻自

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後

共入霸陵山中

真諸張激子者亦少名發衣隗歎其高標妻以女女服飾奢麗激子不顧婦改服乃

成室家也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周襄王時大夫仙人也授激子以九雲水強梁棟柱

法激子脩得此道

子雲養神昭素寡欲

真境錄夏侯天師名子雲親植芝蘭於藥圃自言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

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故常施藥於鄆市皆隨人淺深而遇之

其藥園詩云綠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  
佛移崑下菊鋤斷白雲根師羽化一日有熊  
者窺園中見師鞭乘一獸似虎非虎不可  
識入東山去其疾如風矣

玉壺清話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  
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價償甚直李穆薦於  
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七顏如渥丹目若  
點漆鰥居絕欲四十年家無女侍賜國子  
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  
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如寡欲此  
外無他上愛其語書屏凡中年八十九終

麻姑鳥爪義皇蛇身

集仙錄云麻姑孝明帝時與神仙王遠降  
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簫鼓人馬之聲  
姑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  
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皆世所無姑爪  
如鳥爪蔡經見之心中默念言皆大痒時  
得此爪以爬背當佳遠已知經心念使牽  
經鞭之  
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

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  
而行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  
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書  
夜既覺漸明見向者豕犬變為人形又見  
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語神即示禹八卦之

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  
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  
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  
合十二時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  
以治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義皇也

成子五石葛起千斤

仙傳拾遺崔成子者脩五石雲腴之道於  
岷山洞室中服之十年解神而去藏形於  
洞中有遊者見其形骨不散而芳香逾甚  
細視藏有五物白如雞子因探取而歸忽  
自震懼已失五石所在明日却入洞中見  
成子踞坐室內奮髯而言曰道在積功累  
行德及含識地司所舉名簡帝君然後神  
丹可成真師可過子無毫分之善懷殘毒  
之行竊我雲腴神遊之藥而欲度世不亦

難乎此固神明所貴吾以慾物為心不欲  
加罪恐山神不赦尔可速去自是尋獲惡  
疾歲餘成子夜降其家教以洗心悔過之  
訣所疾復愈

抱朴子葛起力舉千斤頭有五色之氣高

丈餘一日乘龍上昇

自在掬水劉政興雲

野人閑話利州鄜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  
布短襦人與語縱答皆說天上事人多不  
曉會夜則於神廟中立睡盛夏暑凝嚴則莫

我知也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門外有市  
則商賈交易之所也人甚闐咽一夕火起  
巨天燒熱屋宇城內人皆登高望之見天  
自在吁歎獨語云此方之人縱奢奢淫莫  
知善道為惡既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塔  
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逶迤有黑氣自廟  
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天自在遂潛遁  
去

神仙傳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  
人作萬人又能噓水與雲聚壤成山刺地

成淵

李鍊閣客龜蒙散人

指元圖序李鍊自稱三仙門弟子天下都  
閑客嘗作指元序云欲叩玄關須憑匠手  
不過真仙難曉大道僕遊江南於南京應  
天遇華陰施真人有吾希聖者青巾紫履  
皂帶寬衣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及其  
談論指喻天機開陳大道古今不特見有  
矣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  
可謂真仙之根本矣

本傳唐陸龜蒙少高舉進士一不中居  
松江甫里往從張博不喜與遊俗交雖造  
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蓬席賈束書茶竈  
筆床釣具往來時號江湖散人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四

四

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設五

正一道士陳葆先撰集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  
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齋不解之義問之公  
曰道尊德貴非可達問也帝即駕乘而從  
之乃下車稽首問其奧義公曰常以百姓  
心為心也

雲笈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黃  
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

里幢節幡蓋也還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  
衛數十人黃衣者與生辟易隱於墻下女  
子遙見問何人黃衣者以實對女子取牒  
視之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  
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黃衣云此  
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甦後三年  
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天師內傳張子祥字麟伯博通羣經任歷

洛陽尉棄官與妻退隱龍虎山志在修煉  
能吐腹中丹置掌上玩弄或投器中光芒  
穿屋復吞之年百有餘歲後卒葬之空棺  
而已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  
能釀星象禹步魁罡禁制鬼魅住廬山樓  
隱洞時鄰僧於溪澗翔亭宇有為頑石所  
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  
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噴之命鎚之其石應  
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弄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為  
姮娥

集仙錄江妃二女出遊江濱皆麗服華裝  
佩十兩明珠大如荆雞之卵鄭交甫見而  
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  
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內傳云昔鄭交甫  
將之南楚適彼漢高臺下乃遇二女佩二  
珠大如雞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乎二  
女解佩與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見佩亦

而巳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

能釀星象禹步魁罡禁制鬼魅住廬山樓

隱洞時鄰僧於溪澗翔亭宇有為頑石所

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

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噴之命鎚之其石應

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弄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為

姮娥

集仙錄江妃二女出遊江濱皆麗服華裝

佩十兩明珠大如荆雞之卵鄭交甫見而

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

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內傳云昔鄭交甫

將之南楚適彼漢高臺下乃遇二女佩二